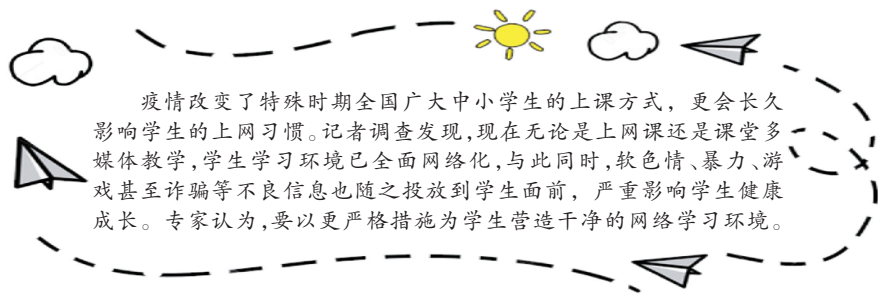


警惕! 不良信息正在入侵网络课堂



疫情改变了特殊时期全国广大中小学生的上课方式,更会长久影响学生的上网习惯。记者调查发现,现在无论是上网课还是课堂多媒体教学,学生学习环境已全面网络化,与此同时,软色情、暴力、游戏甚至诈骗等不良信息也随之投放到学生面前,严重影响学生健康成长。专家认为,要以更严格措施为学生营造干净的网络学习环境。

软色情信息“弹”入课堂

不久前,山西省忻州市一学校,教师王慧(化名)刚开始讲课,学生突然哄堂大笑。王慧回头一看,吓了一跳,电子白板一角赫然出现一位衣着暴露的年轻女子。

“课堂多媒体教学是联网的,经常有软色情、暴力、游戏广告弹出来,这给学生的影响非常不好。”王慧无奈地说。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5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46.0%的未成年网民遭遇过各类不良信息。其中,淫秽色情、血腥暴力等内容占比均在20%左右。

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副校长马宏

认为,随着网课和课堂多媒体教学的普及,这些不良信息正在侵入课堂。“有些不良信息,拦截软件拦不住,只能靠老师手动去关闭,有时还会长时间停留在屏幕右下角,让学生们分心。”

记者梳理发现,不良信息主要以弹窗广告形式“霸屏”,让儿童误入歧途。今年4月,贵州一名小学生网课期间因为好奇点开不断弹出的游戏广告,结果花掉母亲6000多元。5月,天津市地方法院审理一起未成年人猥亵儿童案,作为法律援助方的天津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付佳直言:“未成年人性犯罪与弹窗广告中的暴力、色情信息密切相关。”

弹窗广告为何缠上学生

弹窗广告是PC端网络主流时的老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这一问题又向移动互联网蔓延。

弹窗广告在业内一直争议很大。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认为,弹窗广告备受网民批评但长期存在,是监管部门与广告业妥协的结果。“我国互联网生态基本是免费的,一些网站、软件只能以流量变现、广告来养活自己,这成为弹窗广告的动力源头。”

大量霸屏但不容易关闭和包含色情等不良信息的弹窗广告屡禁不止,违法成本低、惩罚力度弱是重要原因。付佳介绍说,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规定,对弹窗广告违法行为处以顶格罚款,也只有3万元,对违法者的惩戒作用有限。

同时,左晓栋介绍说,弹窗广告是以追踪个人信息为基础的。“这种情况下,广告商可以精准地追踪用户的个人喜好,精准投放。”

特别是,疫情期间大量中小學生通过网络上课,让一些人看到了商机。记者暗访南方一家广告公司了解到,公司以1万元100万条弹窗的价格,通过年龄、搜索记录等方式锁定学生群体,定向精准推送。广告公司负责人李经理直白地说:“学生的钱比成人的钱好赚。”



(网络图)

如何守住一片干净的学堂

多位专家、教师、学生家长认为,疫情前学生上网受到家长、学校管控较多,但疫情发生后,学生的学习、生活等方面全方位对接网络,学生与网络的关系更紧密,要尽快为他们打造干净的学习环境。

左晓栋等专家认为,随着社会公众向移动互联网转移,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移动互联网上弹窗广告的管理。比如,可以细化规则,要求软件供应商必须明示嵌入的弹窗功能,让用户自己选择。

同时,治理弹窗乱象要加大不对法广告的惩罚力度。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胡荣等人认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网

信部门等要加强监管,提高市场监督与管理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惩处,对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弹窗广告的处罚上限。

此外,要重视培养小学生的网络素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青少年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朱迪认为,现在的学生在网络时代长大,学校、家长要注意培养其网络使用中辨别是非、甄别信息的能力,提升学生合理使用互联网、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健康心态和习惯。

(据新华社)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令道:“你派人通知五城兵马司,今夜里多派人上街巡逻,碰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丐,要尽可能安排收留,不要让这些人冻死在大街上。”

“是。”

李可领命。张居正放下轿帘,厚重的寒气让他呛咳了几声。此刻,他的心情非常不好——不是因为这恶劣的天气,而是为下午碰到的一件事。

在与张瀚会揖议事之前,他先召见了六科廊的一位户科给事中。此人叫孟无忧,是前年京察从陕西一个知县的任上升膺现职的。日前,孟无忧曾就马政之弊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其中阐述的问题引起了张居正的兴趣。于是派人把

孟无忧叫来内阁当面询问。交谈中,张居正发现孟无忧对历朝的马政利弊研究得极透,心里头对他已产生了几分好感,便极有分寸地表扬了几句。孟无忧听了眉开眼笑,趁机说道:

“多谢首辅大人栽培,无论于公于私,我孟无忧都会唯首辅大人马首是瞻。”

一听这话有些不着地,张居正怔怔地瞟了孟无忧一眼,问道:“什么于公于私?”

孟无忧扭捏一番,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与首辅大人的表弟,不,是首辅大人的管家游七,算是手足至亲。”

“你与游七是亲戚?”张居正嗤地一笑,摇摇头说道,“他的所有亲戚都在江陵,没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你是他哪门子亲戚?”

“姻亲。”孟无忧答。

“游七老婆也是江陵人,姓王,并不姓孟呀。”

“他今年讨了二房。”

“啊,这么说,你是……”

“游七的二房是我妹妹。”

孟无忧话音刚落,张居正心中一股无名火顿时蹿起三丈高,但在孟无忧面前不好发作,他只轻描淡写问了一句:

“你叫什么?”

“孟无忧。”

“唔,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去吧。”

孟无忧一出值房,张瀚就到了,张居正一门心思与他研究后补官员人选,便暂且搁下这恼怒。如今坐在轿子里又想起那个孟无忧,心里头的无名火顿时又续了起来。

却说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对家里人连同远亲近戚都管束极严,绝不允许眼前有什么人以他的名义,在官场上攀援接纳。去年曾发生一件事情,有人诡称是他表弟在江南的南京扬州一带行骗,居然还屡屡得手。一些地方官吏争相巴结,破费了不少银两,连应天府尹也被他逛了。除了盛宴招待,还送给他丰厚的川资。若不是府尹大人写信给张居正“表功”,张居正还蒙在鼓里。尽管张居正接信后立即指示刑部移文应天府捉拿这位巨骗,但毕竟贼过关门,至今也没找到下落。通过这件事,张居正对身边的人更增加了戒慎之心。官场险恶,他真的害怕家人给他捅出什么漏子来。

雪越下越大,一团团打在轿顶上簌簌作响,幸好已近府邸。在轿厅里落了轿,游七一如平常亲自打开轿门恭迎。张居正白了他一眼,也不同他打招呼,竟自负手走到后堂换衣服去了。家里头烧了地龙暖和,张居正除了冠服,换了一袭轻薄的丝绵道袍,去膳堂用过晚餐后,又来到前院的客堂。不但他来,连他

的夫人顾氏也跟着来了。此时,大学士府中所有稍有头脸的仆役大约有二三十人都被叫到客堂,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交头接耳妄自猜测。张氏夫妇一入厅堂,这一林雀子顿时都哑了嗓子,悄没声息,看着主人落座,他们垂手侍立,一个个呆着脸痴痴的。

“游七!”张居正喊了一声。

“小的在。”

游七从人堆里走了出来,打从张居正一下轿,他就看出势头不好。往常要教训哪位仆役,张居正事先都会让他知道,今儿个连他也不知会,游七便揣度这事儿与自己有干系,心里头已是十二分的紧张。

张居正审视着他一向倚重的这位大管家,口气严厉地问道:“你近来做了些什么?”

游七尽量掩饰内心的慌乱,佯笑着答:“小的所做之事,每日都向老爷禀告了。”

“没有瞒我的事?”

“没……有。”

游七闪烁其词。这一年多来,在徐爵等人的调教唆使下,游七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谨小慎微的游七了。他二十年前就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楚滨先生,却是一直不曾叫响,现在,这名号在京城官场上可是如雷贯耳。